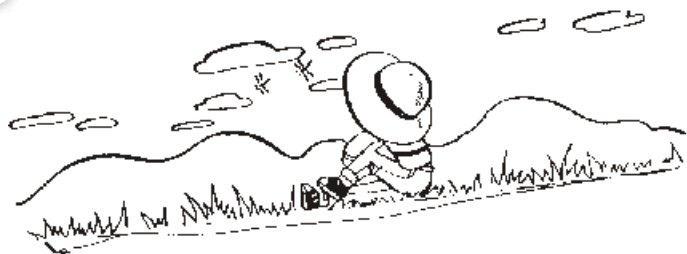


午後的彩虹

謝忠豪



八十八年九月，仍舊是個炎熱日子，一點沒有初秋的感覺，因緣際會來到花蓮任教，懷著微微緊張與興奮的心情踏入高一新生導師班的教室，習慣性的開始自我介紹與學生聊了起來，隱約地，總覺得有雙似有若無的小眼睛在東張西望著，我本能的問了問他：「哈囉！你在看什麼？告訴我好嗎？」阿光（匿名）羞澀的笑了笑便低下頭去。這時幾個調皮的學生一陣喧鬧，「老師！不要理他啦！」「他什麼都不懂啦！」「他是智障，」「對啦！他是白癡！」於是我制止學生的喧鬧，轉移話題繼續將開學與日後上課的注意事項交代清楚，這就是我和阿光的第一次接觸。

阿光是一位領有殘障手冊的中度智障生，個頭不高，看起來感覺很安靜，平時不太說話，偶而與老師說話時會露出羞澀的笑容，不太能表達自己的意念，不過尚能與人溝通，外表看起來與常人並無太大差異；上課時常常東張西望，注意力不太能集中，對教室中的課程不感興趣，但在能實際操作的技術課程與活動非常喜歡；對於數字較沒有概念，沒有書寫的能力，但日常生活還可以自理，在家可以處理簡單的家務照顧母親；在團體內，常跟在別人後面，或受他人指使，但對於所交付的工作，大多能依時完成。父親是一

位退伍的老兵，平日以拾荒為業；母親是一位極重度智障者，無行為能力且需要人照料；並有一位重度智障的妹妹，現就讀於啟智學校。看完阿光的學籍資料後心中一陣酸，決定先去他家拜訪，瞭解目前阿光生活現況。遠遠的望去，大門有如一座垃圾山，一家四口住在約四坪大的房子，院子堆放著回收的廢棄物，襯著阿光父親臉上歡迎的笑容，心中五味雜陳地說明來意；在院子（因為室內昏暗且有異味，實在不太適合談話）與阿光的父親談了許多，並提議是否讓阿光轉讀啟智學校時，陳父感慨的表示：自己一人隻身來台，好不容易結了婚，孩子卻因母親的遺傳都是「笨蛋」，如今小的（妹妹）已經住在啟智班，除了推輪椅又學不到什麼；眼下希望阿光能留下來，一方面照顧他媽，另一方面多少學些技藝，日後可以養活自己。於是我匆匆地結束訪問，在走回學校的路上，心中暗暗的決定該如何面對這樣的一位特殊學生。

從過去的任教經驗中，我思索著如何安排阿光的學習，面對全校最多學生的班級（全班 51 人），我嘗試著用個別化教學方案規劃阿光的學習，但不到兩天就胎死腹中；因為自己在班上上課時間不多（只有六節），其他老師並無義務參與的情

況下，我改變了我的策略。首先從生活開始，由於阿光對數字沒有概念且家境清寒，便聯絡教官與輔導室，讓他中午時在學生餐廳打工、吃飯，解決午餐問題；並在早上與下午打掃時間，在教官指定地點打掃工讀，由教官張羅工讀費每週由我轉交陳父，當成阿光的學費與零用金。接著就是學習的問題，在一個適當的時間集合全班學生（阿光除外），說明阿光的處境與家境，除嚴格要求學生不可藉機指使阿光做事，並徵求義工輔導阿光學習；如我所期找到兩位自願的學生，平日除了適時的輔導阿光學習外，也不定時向我回報生活狀況，就這樣平靜地過了一個多月，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。因教育部即將到校訪視，學校要求全校各科學生必須熟讀各科培育目標，為配合校長的要求，老師們都努力的督促著學生默背著，在一次默寫測驗時，我赫然發現阿光居然寫出來了，全班完整寫出科培育目標的人不到一半，其中有一個人卻是「他」；在此同時，輔導學生也不斷向我回報阿光的學習與工作情況，我發現「他」居然懂得偷懶，甚至欺騙。山區午後的雷震雨依舊在窗外下著，我困惑的跌坐在辦公室裡不斷的思考著……。

從事社會工作大概已有十二年了，走過盲人院、育幼院、教養院、養老院、少年之家等，許多的社福機構，心中始終是快樂的，因為我有能力回饋、有能力去幫助別人；但阿光這種情況卻讓我有些無助，於是我開始求救，一方面向輔導室求助，另一方面搜尋相關資料自我充實。經過了無數的追蹤與查證，我發現阿光似乎與一般的智障生有所不同，雖然我不是醫生，沒有權力與能力去診斷，但在生活與教學上我不再對「他」特別。果然如我所預期的，阿光在技能的學習上

不但沒有落後，還能保持中等程度；雖然「他」在學科方面仍舊是無法完全接受，課堂上依舊是東張西望無所事事，因為教務處會將他的成績「自動」及格，但若是「他」能學得一技之長養活自己，快樂的生活著，這又何須去強求呢？如今阿光隨著班上同學一同參與汽車修護丙級檢定輔導，相信他應該可以順利通過丙檢，畢業後也可在他父親朋友所開的機車店工作，但唯一讓人感到遺憾的：若能早點發現的話，也許「他」就不需要那張中度智障的護身符了。

午後，窗外的雨依舊下著，但我知道當雨停時，午後的彩虹依然會出現在山邊美麗的角落。（作者為高雄市前金國小教師）

